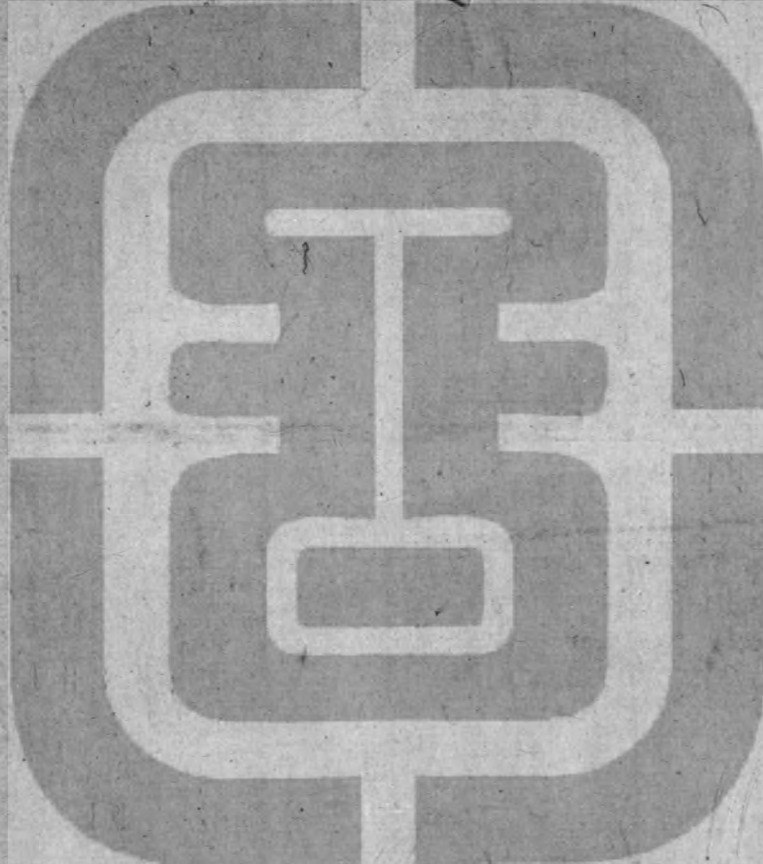


滄湄類稿
劄記卯卷

1198

:9



介峰劄記卷一

長洲尤珍謹庸謨

予於經書中語擇其切於身心日用者附以論述錄置座右以當韋絃其旁及子史詩文以其亦可爲窮理之一助也間有緒言不復記憶者都不及錄云介峰學人珍識

孟子言集義朱子註云猶言積善言欲事事皆合於義也予淡味其語因以集名菴又朱子曰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聖賢千言萬語只此一句

可了

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出文選運命論注竊謂格物之格當作是解

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朱子註云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人若侈然自放其禍患可勝道哉是以君子心必常存敬畏則德日進而過日寡否則驕淫矜誇為無忌憚之小人其不陷於刑辟者幾希

孔子惡佞惡利口又曰給奪慈仁仲弓厚重簡默許以可使南面學者知此安用祝鮀之佞哉

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特不遷耳舜誅四凶原具一番大精神出一番大作用如天之雷霆然總是無私非無為也程子定性書須細會之每當失意時讀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便覺爽然自失

伯夸叔齊不念舊惡章當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參看予生平欲守和而介三字管者吾友亦嘗同此志也○介有分辨之意朱子註此字最妙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剛介廉介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

才不才與中也養不中兩章可參看

今人好利極矣試誦孟子見梁惠王宋牼將之楚二章書何其言之痛切也

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爲富不仁二語直是千古確論吾見比比矣可勝感歎

孔子舜其大知孟子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二章可參看商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須不自用而用人則知爲大知才爲大才以之經緯天下而有餘也

鄉愿病根在自以爲是四字真膏肓之疾不可

救藥也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士君子出處當學聖人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不可果於忘世亦不可枉已以徇人也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大約務名而不務實爲人而不爲己最是學者之病聖賢已一一垂戒矣可不深省予少時以闇然名其齋迄今不忘也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蓋其平日求志有素故
可坐而言起而行非取辦於俄頃之間而苟以
求名者之所能也

王伯厚應麟曰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是亦聖之任予嘗謂范希文做秀才時
便以天下為己任士君子讀書致用亦須有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意若為干祿之學則卑卑
不足道矣

施濟從井之問已萌兼愛賴孔子正之耳
宋仁宗因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

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風厲儒臣是已
開四書之端矣

易頤卦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本義
云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語云禍從口出病從
口入信哉

易損卦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朱子本義云君
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人之一身忿與慾
為害最鉅懲與窒儘用力非天下之大勇者不
能

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予嘗以此四字

銘而誦之乃知易之妙無窮學易之用亦無窮
孔子所以有假季之歎也

予生平所遭軼軻每誦內文明而外柔順之句
以自警省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學者須如此十箇字
始得

士君子須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方爲大過人處
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數
語當終身誦之

易理最精微最廣大天下之理無有過於易者
讀易宜以程傳爲主程子主理而朱子則主象
占今人談易作經解專取象占以爲天下奇書
此乃文章家言未能得易之全體大用也

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
成人之言曰惟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
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
也曰汝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
叔也曰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亾也
在位罔有耆壽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後

漢李固有言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季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楊厚等以副羣望可見治天下者不可用少季喜事之輩宜用老成鍊達之人更須獎恬退而抑奔競方能收得人之效也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亾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予生平守和而不同之訓在家交友固然即使立朝有協恭和衷之誼而亦不欲唯唯諾諾枉己以徇人也

言仁始於仲虺之誥言性始於湯誥言誠始於太甲言學始於說命皆是商書孔子曰丘殷人也其傳有自來矣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古者貴而後富不貴則不富也周禮祿以馭其富禮記問大夫之富歷舉經書類然

檀弓係少正卯門人所作以譏孔子者如三世出妻防墓崩少孤不知其墓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將之楚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之類皆誣孔子以洩其私怨也然孔子誅少正卯

事不見於春秋左氏子頗疑之而未敢臆爲之說朱子嘗疑少正卯之事謂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爾吾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表記曰恥費輕實謂恥費用而輕貨實搏節中有施予也殆儉而不吝者與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如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荅而爲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後世若登壇東向之荅艸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若曾無定見而強與人家國事則是苟圖富貴之人耳曷足道哉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夸惠非善行乎其敝有隘與不恭之失立言制行者宜何所折衷焉先儒以孔子之言爲萬世無弊子謂孔子之行亦萬世無弊

周禮一書煩瑣殊甚官名太多所掌之事亦太
褻成周盛時豈宜有此疑非周公所作歐陽子
亦云

學者有緼袍不恥之心然後可以入道
克己者無我也人有我見便是仁不仁故強恕而
行是求仁之方

聖賢行事只論是非不計利害若有計利害之
心便是私欲

朱子愛說恰好二字曰凡事自有恰好處又曰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論其中節與不

中節中節卽所謂恰好也

薛文清曰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
折此卽仲尼不爲已甚之意凡事如此不可不
知

人生學問每因閱歷境遇而益進不特憂患之
來可以動心忍性卽日用飲食應事接物之間
亦須件件做工夫不得容易放過
諺曰江山可改秉性難移氣質可變化而其性
自在有時而發程子所謂見獵心喜也須日日
做工夫刻刻做工夫始得

閑居無事時能思索義理則學日進呂東萊曰
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
可畏耳

荀子曰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
信生神夸誕生惑誠信生神一語殆所謂不逆
不億而先覺者乎

周子曰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人之
所以多疑者皆為不明理之故明理則凡事物
之來一一裁之於理又何疑焉故曰聖人之心
如明鏡止水物來畢照妍媸美惡自無遁形

張子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予亦謂學莫先於
理欲之辨理欲之辨即義利之辨也嘗讀朱子
註云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蒙師每將
一毫二字抹去不知一毫對純字而言有了一
毫人欲即少了一毫天理究之人欲易長天理
易消馴至純乎人欲而無一毫天理之公則其
人尚復有人道乎哉言念及此深可警惕
薛文清曰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如孔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
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蓋言之者輕適足使

介學答言卷一
聽之者易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淡思而自得之
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
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卽謂吾已
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其心而
徒增口語之辭耳予平日教人每坐此病後頗
自覺而淡悔之閱文清言不勝擊節特書此以
自警

又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予每見不仁之人必
淡惡而痛絕之蓋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孟氏

所謂非人所謂違禽獸不遠者也

又曰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
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性
善爲孟子之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
殊也不得其體要雖多讀書而無益晁家令云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其言亦
足採也

又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
之人爲然卽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與不賢
者皆當如此此言最爲警切學者尚致思焉

又謂事貴斷制撇脫予嘗愛說撇脫二字蓋人能撇脫則做事全不犯手處有事如無事常得閑暇何至於忙忙碌碌乎又曰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又曰處事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又曰天地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合此數語可爲處事之法

人一生大病痛只在自是自私四字不自是則虛不自私則公能虛而公其爲人也庶幾矣聽言之道必以其理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予

見人之妄言者輒揆之於理不甯輕信故人罕得而欺焉即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庶胷中幾有以自主耳

古銘曰恭則壽又賈思伯曰衰至僂驕何常之有二語可參看

或問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又曰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此數語可書

紳

甘棧齋曰勉君子爲善惟恐近名勉世人不爲

介峰答言卷一
惡無妨近名此卽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
予嘗以此勸人有驗然亦竟有不顧名義者此
孟氏所謂非人也吾末如之何矣
今人作善者少作惡者多亦有自謂善事往往
過中失正流而爲惡者意欲勸戒世人不必多
其辭說只取朱子集註中二句云合乎天理之
正而卽乎人心之安如斯而已反是卽不仁之
人矣

士君子雖不得志亦當講求經濟爲有用之學
不得如東晉之清談自放於空虛無用之地也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聞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
與田父壅老一般這便是一箇善涵養氣質的
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平時忿狃渙然冰釋這便是一箇善變
化氣質的樣子涵養變化須從學問中來今人
習與性成輒云性不可改是未知學問而自甘
於下愚不移者也
坡公曰人生之樂莫如身無病而心無憂予久
病後今牽霍然而胸中若有不自釋者何也每
誦管賢樂天知命安貧處約等語淡爲媿之亦

介學答言卷一
時時用以自警也

予每於病中覺學問有進益處
父子雖不責善然少時須教以義方斷不可姑
息溺愛至長來養成驕惰為害不淺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蘇易簡母薛氏曰幼束
以禮義長訓以詩書為父母者尚其念之哉
羅仲素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此語為前聖所
未發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彼弑君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夫為父母者豈無不是處然為子之道不

過曰幾諫曰幹蠱曰蓋愆萬無責備父母之理
彼責備父母者殆所謂見其有不是處者乎
大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文王處君臣之變天生
此二聖人立人倫之極處變者如此則處常者
不待言矣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
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最有味先大人評云人家
子弟那箇不被小人教壞至於優童俊僕為害
尤劇必親師取友日近正人方不陷於匪僻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

閱於牆外禦其侮何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也人生當死喪急難禦侮之時需兄弟不啻如手足於此而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予弟弘璧歿已二十四季每一念及輒為隕涕書此以志感不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宜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予見人家孀婦往往性氣不好惟其不好所以薄命而為孀婦兄弟妯娌間自宜讓之斷不可與之一般見識此亦即橫渠之

意而推言之其或有性氣好者自享後福不可一槩論也

為子娶婦以擇配也論人不論財若利其財必不能盡婦道其害無窮司馬溫公言之審矣不可不知

人情之薄也薄於父母兄弟而厚於妻子今則并薄於妻子者有之亦世風之一變也夫婦為人倫之始閨門乃王化之基好合即順父母刑于可御家邦近見有舊家子弟不以禮待妻者為之感歎不已

兒女之在邾下一也至長成後婚嫁始別今人
 往往愛子而不愛女則於慈道有虧俗語謂女
 曰愛似有微意存焉門外漢之妻我合唱耶
 朋友為五倫之一若太褻狎則嫌隙易生故孔
 子言善與人交只一敬字詩曰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

君子之交澹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澹以成甘
 以壞者吾見比比矣惟澹然相與而敬以持之
 方能終

孔子曰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吾見人
 之諾責者比比矣若能自處以正則雖已而可
 以不怨曰蘇天之王吉

予愛誦儒行中近文章砥厲廉隅之句為士者
 親師取友俱當如此

交際不可不講辭受取與之間最有關係熟讀
 孟子當自得之非廉姪異所語味廉者父父子
 人凡事不宜偽惟賓主相敘之間略用遜讓此
 禮之當然非偽也若徑情直行失之槩矣遊非
 朋友有責善之道故須盡其忠告善道之誠但
 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其有不受善言者吾未如

之何也已大約不虛心的人不可與言不公道的
人亦不可與言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
聞而能改之也今人不但不能改過而且遂非
文過焉亦異於古之君子矣
人家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所謂和氣者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積善降祥積惡降
殃莫不由此
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言當教之豫而防其
漸也易曰豶豕之牙吉

讀家人卦知治家之道以嚴為正

看來世家子弟病痛全在一傲字
溺愛者不明不明則已明則必傷父子之恩故
父之於子不可過於慈也

高忠憲家訓曰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做得
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又曰以孝弟
為本以忠義為主以廉潔為先以誠實為要臨
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
味又曰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
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
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

又曰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為賢子弟矣又曰家人違犯須令人朴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又曰為子孫計者當戒以忿怒致爭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也又家人與外人爭鬧只當責自己家人庶無生事之擾

介峰劄記卷一

門人宜與潘宗洛吳縣施震銓較閱

介峰劄記卷二

長洲尤珍謹庸誤

魏敏果公生平踐履敦篤蹋著實地以立誠為本以躬行為要所宗者孔孟程朱之言所用力者只在人倫日用事物之間體驗得真執持得定推而事君交友居官涖民無往不宜完名全節始終不嬰禍患有六字箴曰循理守泐安命又曰反己自脩與人為善又曰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又曰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天也

又曰顏子工夫從克己做起曾子工夫從省身做起又曰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孟子之學只是存心求仁卽存心也存心卽求仁也豈有二哉庸言數則近裏著己如布帛菽粟被之而有餘煖食之而有餘味可謂以理學而兼經濟之名臣矣

又曰官遷則爲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爲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於權要顯貴者

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於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爲賻此似熟於世故之言然實在天理人情之中非矯飾而僞爲者因此而喟然於管人所謂市道交也孟嘗啜面翟公勒門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汲鄭廢而其門益落任昉逝而其後莫恤古今交態盡然不足怪也予家居宋莫親友莫有過存者乃知攘攘而來皆爲名利若仁義道德之說人所厭聞則棄之若遺矣陸放翁詩云雲端不遇飛仙過誰顧幽人宋莫中汪鈍翁詩云山王自

是無音問未必嵇生愛絕交雖然不識揚雄字也望門前好事來但使故人能叩戶不愁羅雀要驚飛子亦有詩云翟尉署門堪歎息可憐羅雀尚多情不是堂前多食客誰人肯顧孟嘗君嵇阮山王俱閒闊竹林吾自得閑身良可感也書此聊以自慰

長軍懸其之容錄於左安必慎

又曰講學格套可厭者五俗孔孟而資穿鑿一也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也尚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又有東林說漢有李范一代

偉人議者惜其不善保身正在疾惡太甚又好標榜也吾於鄒馮亦云今之講學者大約好名之心勝而自是之念多謝上蔡能去箇矜字今人祇成就得一箇矜字而已可勝歎哉

高忠憲曰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此皆得之於學吾嘗試之矣

又曰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此語當猛省

即不真齋聖訓曰書人臨臨

老而好學有如炳燭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流光如駛良可警懼古人

所以憺分陰也。謝惠流云：吹蠅身何嘗斷古入。程子曰：不學，僂老而衰；真西山曰：有理義以養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顧涇陽曰：壽之爲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在生六日當脩爲一日，世俗卻云在生一日當享用一日，真大醉寤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看來都是私意。人若能去其私意，則此心光明洞達，無所障蔽。鳶飛魚躍，海闊天空，另是一番境界。故顏子之克己，周子之無欲，實爲聖學工夫第一。學法大略，私意只一耳。種種諸惡皆從此而起，可畏哉。

無所爲而爲之，天理之公也；有所爲而爲之人，欲之私也。理欲之分，卽義利之分。善惡舜跖之分也。

孔顏樂處，所樂者何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發憤與樂者，云何可以語上？何者爲上？朝聞夕死，所聞之道若何於此？尋思庶於聖學，少有契合處。

學者心中無一物，卽與天地同體；若有一毫渣滓，卽與天地間隔。學者有戒懼慎獨之功，方有光風霽月的氣象。

介學答言卷二
四
胷中灑落與晉人之曠達不同風習民四原
管人云臨事宜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此語
宜淡玩隱隱說著一箇恕字強恕而行卽於聖
學不遠

陸象山曰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人若徒
知讀書講學而昧於人情事勢物理則心術之
蔽行事之舛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卽如王介甫
可見反不如不知讀書講學之人猶能任其天
真暗合道妙也亦思所讀者何書所講者何學
舍卻人倫日用事物而高談性命亦何益哉

薛文清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
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
道不外是矣學者亦何用遠求為哉
凡事千條萬緒只一理字足以應之

詩文言也言身之文也猶文繡之被於身也一
且臥病在牀而繡何為故入必須有安身立命
之處始得然非由致知格物之功做起則身何
從安命何從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小人有一念之差遂至陷於刑辟者士君子其

可有一念之嗟乎哉戒之戒之其功要在慎獨
若能毋自欺卽無嗟矣

瞽月川曰無欲便覺自在薛敬軒曰尋思千能
百巧都不濟事惟無欲是高處顧涇陽曰看來
看太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太
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提
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只寸鐵便能殺
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竊謂無欲必自
寡欲始寡之又寡可漸至於無也

或問謝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
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
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
太房裏喫爲甚恁地此正學者爲己爲人務名
務實之別

學問有進自宜虛心不虛心卽是學問未到處

張敬堂先生名基字德載製象髓丸取艮損頤三卦云

思不出其位養心懲忿養肝室慾養腎慎言語
養肺節飲食養脾能服此方者五內和平百病
不作余謂此方人人宜服而於老季尤宜也
晉國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昌黎云攀躋分

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柳州云豈知千仞
墜祇爲一毫筮士君子立身行己不可不慎也
莫非命也盡其在我卽當安命安命則爲君子
不安命則爲小人

嫉妒字俱從女女性陰柔未有不嫉妒者固妾
婦之道非大丈夫之事也媚疾以惡寔不能容
任人所淡惡而痛絕者少陵詩云浮生遭忌刻
萬事益酸辛顧安得不嫉妒之人而與之共事
乎
聖人之道在六經必經明然後可以觀史蓋三

代以下人多駁而不醇事多譎而不正若曾無
主見而習聞世變但長意識無益身心正蹈程
子玩物之戒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細讀孔明戒子書真粹然儒者之言予特取靜
儉名堂以訓後人如孔明之才與學可爲伊傅
而乃自比管樂者不特自謙云爾蓋審於天時
人事而明知爲三分之局也少陵詩云伯仲之
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爲孔明知已矣
董仲舒正誼明道是醇儒之言賈生不及也
朱子曰若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然如司馬溫公何嘗鶻突直是天資近道與古
管聖賢自暗合也

橫渠曰心中有所開卽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敬軒亦曰讀書至心開處隨錄之以備不思而
還塞也予夜中不寐所思義理甚多亦或有心
開處晨起卽置之遂至遺忘孟子曰勿忘予之
忘者豈尚有別樣工夫做邪得毋程子所謂玩
物喪志者邪不可不省

胡五峰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卽如俗有恒
言曰世故曰勢利此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蓋世
故往來情誼卽在其中若但趨勢利不顧情誼
便是小人之流更有矯情而偏不勢利者則邨
壘之人而已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吾家
有荒園數畝不營小利身非公儀猶此志也持
籌鑽核彼何人哉

予自甲戌告假以來閉戶株守從未出遊亦從
不與戶外一事與當事絕無竿牘卽片紙隻字
亦不入公門蓋十六季如一日也今老矣雖日
益貧困然如白頭寡婦豈肯改節茹荼飲蘗甘

介峰答言卷二
之如飴耳靖節詩云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
天隨子云吾忍飢誦經豈不知屠酤兒有酒食
邪二君所云可謂實獲吾心矣

陳遵與張竦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
自守而遵放縱不拘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
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
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嘑號車騎滿門酒肉相
屬二人操行雖異未嘗不相親友也杜密為太
山太守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而劉勝
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稱清

高士頗為密所譏評然黨事之興勝竟得免可
見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後之學者亦可以審所
取舍矣

人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
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
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如倫所言乃出於
天性之真自不容掩不得謂之私也予於曾兒
疾病中夜不寐思管人之言良不我欺若欲割
去愛心此釋氏之教而非吾儒之學孔子不云
乎父母惟其疾之憂於此感發便是良知因有

句云兒病經旬吾亦病老親若在最關情蓋不勝明發之懷鮮民之痛焉

周茂叔窗前艸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程明道書窗前有艸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張子韶九成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麤惡尤甚或問子韶此是性邪抑愛惜不冝安

用邪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佗使且要我使佗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蚤至夜應副佗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有人見予蓬蒿滿徑室宇不修誦而致問書此示之又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惟開一行徑王景元足不踰閩十餘季栖遲環堵之室落艸沒階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艸萊不剪中有蛙鳴曰

以此當兩部鼓吹王微少無宦情居止一室尋
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積埃塵惟
坐處獨淨此皆隱居食貧者予非效之適與之
類耳若王荆公面垢不洗衣垢不澣韓魏公疑
其少季耽夜飲規之荆公恨其不知已蘇老泉
作辨姦論亦言及此不知荆公讀書篤學故不
暇檢點於外不得以此謂之姦也

袁侍中

恪之字
元祖

謂韓康伯門庭蕭索居然有名士

風流王濟見叔王湛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季而
不知傅茂遠澹然靜處不妄交遊袁司徒每過

之輒歎曰經其戶索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
豈得非名士古之所謂名士者如此今之名士
果如此否邪

東坡與滕達道云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
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
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兄共之
不可廣也與子由云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
娛此外萬端皆不足介懷所謂自娛者亦非世
俗之樂但胷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
艸木蟲魚之類皆吾作樂事也予暮季索居索

莫書此聊以自遣

予管季曾梓學喫虧三字示人蓋本先祖之訓而先祖亦有所本管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佗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又顧涇陽言吳康齋日錄中有云君子當常喫虧方做得爲之惕然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於是爲之默默自諷曰夫子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魏叔子曰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驟氣渙然冰釋乃知自反二字真省事養氣討便宜尋快樂最上法門今人但知責人不知責己能自反者鮮矣凡人非禮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其禍立至矣

吳匪菴都御史揭讀書做人作家六字示其子令時時省之予謂三者之中做人尤要緊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的樣子

後生輩胷中落意氣兩字則交友定不得力落
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淡心旨哉言乎君子所
以貴道義之交性命之學也
一言可以終身行者曰恕一事可以百季守者
曰忍云是朱子語

高忠憲爲長孫書扇云朱子曰爲善最樂讀書
優佳只此二句知其味是天下大福人少季欲
知爲善又必由讀書又云歸季思天下高士也
臨歿遺言敕其子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
才不至墮落吾無以貽女貽以此言

儉與吝是二種予生平甚儉而最惡吝者吝則
刻刻則爲富不仁矣

幼子常示毋誑貴先立乎其誠也立誠自不妄
語始

人之形體雖有衰老之時而神明則至死不變
然亦視其人何如耳日進於高明與日流於汙
下者霄壤迥別鈍翁詩云九原靈爽儼千秋冑
逐黃埃白艸休予亦有詩云惟有此心常炯炯
不隨身世作浮漚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

曉欲除此病惟仁恕二字是對症之藥
百行孝為原萬惡淫為首二語當終身誦之
予齋中書一聯云萬事以誠為本終身惟恕可
行宋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王文正
公每欽佩其言蓋誠則蹋著實地到處無誤所
謂言忠信行篤敬無往而不可行也誠恕相為
表裏立誠行恕聖學其庶幾乎又云宗旨莫切
於致知惟在默坐澄心靜觀性體功夫莫嚴於
克己務期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又云疏水篔瓢
要想孔顏真樂處躬耕版築須思伊傅善藏時

又云好學淡思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八字
湯潛菴先生一聯云主敬身心斂體仁天地寬
可謂扼諸儒語錄之要知先生於理學邃矣
孫樹峰彭瞻庭俱取老杜學業醇儒富辭華哲
匠能之句書以贈予二君非輕許可人者豈欲
以此相勉邪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念此不
勝宿艸之感

予少時受業於潘克軒先生偶有一友毀予者
先生曰不要看輕了他他是聖賢中人平日不
欺闇室的友即慙服今先生墓木已拱而予仕

學無成蹉跎衰老偶憶管言不勝感媿用是益以自勉也

管人言三公之位萬鍾之祿不以易一日之養先君子癸亥歸田迄甲申見背壽登八十有七計奉養者二十二季耳風樹不寧終天抱痛偶閱明儒言人子當追未盡之養繼未竟之志不禁汗下季來食貧隱約窮苦萬端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老懷如此祇藉讀書以排遣一息尚存敢自懈哉

子路問事君孔子告以勿欺此乃萬世為人臣

者第一義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所謂不欺者誠也誠意之功在慎獨不慎即為小人可不戒哉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為本彼阿諛與刻薄者何足算也

或問作守令宜若何予曰才具不可強而操守則可以自主當以廉介為先又須從善如流揆度中理毋執已見毋徇人言其餘居官之法前人言之詳矣未易殫述也

耶律楚材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

減一事予最服膺其語願告今之居官者
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曰凡
治道太其泰甚者耳陸象先政尚寬簡嘗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歐陽文忠治大郡為
政寬簡而事不廢弛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
繁碎曰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
是良吏王文成自廬陵至撫南贛置二匣於署
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數公之語可為從政
者之法

何文肅

喬新

曰一日不讀書便覺於政事閒有窒

今人顧不學而仕何也

呂叔簡

坤

刑戒八章居官者不可不讀

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
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居官者尚
其三復斯言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予嘗謂學者必如聖人之權度始得近閱或問
張南軒為政者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如何
曰胷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嚴字嚴必有
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然高者下之低者平之

若聖人之枰則常平矣此語可謂先得吾心
劉忠宣曰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特戒近利尤當
戒近名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爲而爲持此
而欲政善民安恐未可得每見今之爲吏者修
飾邊幅而於民生疾苦痛癢全不相關其意不
過爲做官而已嗟乎人人但思做官蒼生其奚
賴哉

介峰劄記卷二

門人武進趙鳳詔卽墨孫道盛較閱

介峰劄記卷三

長洲尤珍謹庸撰

管人有讀書不求甚解之說最足誤人
讀性理諸書須將先儒切要之言體驗於身心
方爲有益若但作一部好書看則書自書我自
我了無關涉矣
凡事有其當然必有其所以然讀書窮理者自
能知之大慧語云博極羣書要識聖賢所用心
處亦可謂知言也
讀書無佗最要緊者無過四書一部須十分講

求明白不可糊塗了事將來反覆體驗可終身由之而不盡其次則讀五經兼閱先儒語錄本立道生他書皆枝葉耳必根本既立方可看佗書不然如老子所云馳騁田獵令人發狂矣子友有不肖讀書而喜閱襍書者願以此規之

薛文清曰習舉業者偕經書之言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又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為聖為賢治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數語最宜淡翫予近與人言論每每觸及經書中語即舉以相往復自覺有得力處不敢矜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今人所以侈然自滿者以不學不教故也閑居自念安得好學淡思之人而與之尚友千古乎太史公曰好學淡思心知其意此八字漢人所不能道朱子亦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若意滿用事則歐陽子之言文也曰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

惟詩亦然言文也曰韓王西河喜易於而自足
詩文須從良知中發出乃佳若意識用事卽墮
惡道

耳食之徒噉名之客其不足與於斯文也審矣
文選中文亦有理到語如云外不殊俗內不失
正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之類是也
歐公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此體創見
因思前輩爲文必有所祖蓋本於周易禘卦一
篇昌黎潮州祭大湖神文亦以也字押至篇末
歐公其學韓者乎

或問朱子云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
關雎鳩出在何處夫感物起興自不必有出處
若比事屬詞而無出處便爲杜撰此乃朱子一
時偶然之言未可以爲據依

或問有一言而可盡千古詩文之妙者乎曰其
真乎詩文從真性情流出乃爲極至陳白沙云
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
詩矣予謂有真性情乃有真風韻性情風韻皆
不可以僞爲也

予論詩宗詩言志一語論文宗辭達而已矣一

語

劉琨云西狩涕孔丘杜甫云孔丘盜跖俱塵埃此在古人則可在今日斷不可也

魏晉間人競尚辭藝而陶公獨知尊崇孔子且每用經書語入詩與潘陸輩迥別卓乎其不可及也

王敬美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為用然則用經語固以康樂為宗也

嚴滄浪論詩曰妙悟曰入神此真立極之語學

詩者不可不知管人目為參詩精子不虛也

胡元瑞曰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萼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五言律之入禪者王維木末芙蓉萼山中發紅萼礪戶宋無人紛紛開且落五言絕之入禪者詩而入禪所謂最上乘也第一義也是即入神之說也

朱子曰看詩不必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久之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

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臆語也淡以此服之昌黎曰惟古於文必自出文從字順各識職降而不能乃剽賊東坡曰揚子雲好為艱淡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家大人曰詩以自然為至淡造為宗可見詩之取青媿白餽釘穿鑿大費註解者不足尚也

學盛唐者宗高岑王李尚矣學杜者有理路有

議論便開宋人門戶蓋宋人未有不宗杜者也王阮亭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佗如李義山陳無已陸務觀袁海容輩又其次也楊大季獨不好杜目為邨夫子何哉陳後山亦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史記予每與魯直怪歎以為異事○謂杜為邨者豈以其秀句少邪然如一徑
欝
筍
落
孤
邨
春
水
生
小
院
迴
廊
春
宗
宗
浴
鳥
飛
鷺
晚
悠
悠
何
嘗
不
秀
此
外
尚
不
勝
數
少
陵
集
中
無
所
不
有
可
謂
集
大
成
真
詩
中
之
聖

高廷禮品爲大家信哉太白卽以名家目之矣
蘇陸亦只是名家與香山鼎峙耳

老杜詩云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宗寥其故何也
讀之不勝有感

送韋諷詩云庶官務割剝不復憂反側誅求何
多門賢者貴爲德又云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絲
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
公蚤賊此詩可與春陵行竝傳

錢牧齋曰萬曆之季海內皆詆訾王李以樂天
子瞻爲宗其說唱於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

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卓吾發之

自唐以後詩人有學杜者有學盛唐者宗派不
同學詩者宜致審焉

詩雖與文相通而亦有微異者東坡曰賦詩必
此詩定知非詩人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書
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若以作文之道施之於
詩則亦未得詩家三昧故曰唐人以詩爲詩於
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於三百篇爲遠試
思孔子何以謂賜商可與言詩孟子何以謂固
哉高叟之爲詩於此叅究方有會心處

管季吳虞升述汪鈍菴之言曰放翁如山澗水
瀉來令人抵當不住非無本之水亦非有涯之
泉也如井泉之類看來詩集之富未有如放翁者少陵
後斷推大宗蘇以古文策論名世不專以詩今
人漫慕坡僊故推尊之而不及陸其實北宋蘇
南宋陸兩公竝美而陸則更開生面性情學問
非流俗人所能闕也豈得僅以詩人目之
放翁詩云醉能溫克方成德寢亦齋莊始見功
詩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程子曰人於寢寐閒
亦可卜所學之淺深可爲此詩二句之註

有人自評其詩云意窮諸所無句空諸所有可
謂善言詩矣

宋人取老杜好雨知時節一首爲五言律詩之
準家大人謂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首更勝
作古詩須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
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
不可襍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
便當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
言古詩法王阮亭亦謂辟如衣服錦則全體皆
錦布則全體皆布無半錦半布之理又嘗謂五

言感興宜阮陳山水閑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
張敘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與敬美意同
胡元瑞曰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
勝李杜以氣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
靈異遂爲大家王元美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
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尤難如作平調
舒徐繚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奔騰洶湧
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畱有餘中作奇語
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脈相顧一起一伏一頓
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泐喬吉寢符作今樂府

泐云鳳頭猪肚豹尾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
結要響亮觀此數公之論作七言古者思過半
矣

七言歌行提起須如高峰聳翠放下須如溪澗
流泉始盡頓挫之妙客謂揚子雲太元淡者入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必
如是始得
古人作詩結句苟入佗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
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又云曲直
吾不知負暄候樵牧山谷云坐對真成被粵媼

出門一笑大江橫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
謝茂秦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
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
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全篇工緻而
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作近體者
尚其知之
與友曰前云勿作豔語者非患才盡意謂造此
輕薄之辭必受困窮之報文人無行者勿論卽
繁行或端而口過不已多乎吾輩平日讀書須
以聖賢自命雖戲謔諧無傷大雅然必出一

言而可對君父下一筆而可質神明若其淫詞
豔曲豈可陳於君父之前神明之側哉管杜牧
詆白居易詩云吾恨方在下位不能以法治之
吾輩今日雖未得位亦當爲主持風化之人慎
勿輕薄爲文以媚世也管人以立言與立德立
功竝爲不朽故曰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與言及此則東塗西抹不知而作者其亦
可以已矣

詩須發自性靈則天機活潑光景常新若其徒
事浮華都無實際辟之三春華卉見者非不賞

其爛熳及時序推遷終歸銷滅耳又予作詩聊以自娛不欲爭一時之名後世其復有子雲邪亦不暇計矣

詩文中用故事有用二三字卽明者有必須用數字始明者魯季作詩有減圍之句金會公謂句中未見帶字則減圍二字無著落予淡服其言言今日雖未野於古詩爲主於風外之入則古詩上太二聲通用廣菴云作詩須有傳授若無傳授所謂不知而作也予詩本於庭訓而又得良友切磋之功如會公山

濤礪巖其最也時文亦然蓋受業於潘克軒師而又聞吳氏兄弟緒論晚遇杜真君指示乃益進然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鴛鴦繡了從教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非好學淡思心知其意者其孰能與于斯予經進文中有清慎勤箴院長桐城先生以爲傑作舉似館中諸公稱獎不置云予少時所作詩頗爲秀拔工五古五律金會公周廣菴許山濤三同季亟稱之細爲評隲壬戌後讀澤州詩集稍爲一變并工七古七律辛未

後聞漁洋緒論又爲一變二先生亦亟稱予詩
故遂付梓生平瓣香有在乃閑居林下反闖入
堯峰之室旣自怪亦自傷矣

予少時作遊獵篇云萬馬齊驅入煙霧妾薄命
云蛾眉掃罷西風起夏日云青山雲忽起綠樹
鳥頻來俱爲家大人所賞又歸舟云舟移古岸
柳陰綠人倚夕陽春水紅家大人以爲佳句吳
匪菴嘗戲嘖尤春水云

戊午元旦夜寢中得句云白首重題司馬賦青
山喜接謝公詩舉似親友不以爲意及得薦舉

信方驗家大人得官後日夜思歸竟得遂請亦
因詩語而不忘也凡事前定豈人所能爲乎
管人詩云東市未乾晁鎔血已聞過客殺袁絲
天道好還往往如此與予行路難末首意同
大行太皇太后之喪 聖躬哀毀殊甚予作恭
輓詩云 天顏顛顛甚不獨近臣知同館傳誦
以爲擅場

瞻庭詩雖不多作而其論詩也則上下千古辨
晰最精初入館時見予擬唐人閨怨詩歎爲絕
調每向人稱而誦之後見予感舊書懷百韻醜

菜玉河不凍等詩極其推獎歎為必傳予在京
閉戶吟咏有不虞之譽實自瞻庭始
壬戌館中習國書亦謬推予為第一朱子所云
生平受無實之名往往如此也

合肥座主李文定公官大司馬時於上巳日招
飲揚園先後宴客不下數十人俱限蘭亭流觴
為韻各命賦詩蔡方麓彙取評閱品予為第一
張子壑晚季多愛姬東坡有詩云詩人老太鷺
鷺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用當家故事也山谷
作蘇翰林出遊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

羊十九季予送嚴中允歸里詩云卜市高風占
遯卦釣臺舊業問漁磯亦仿此意
在京偶有所負見予弃產七言律詩即將百餘
欠約送還殊出意外特識之其人為張弘某云
瞻庭公車及給假兩次在旅店見予題壁詩云
邨邨餘沃壤不見把鉏犁又云居然沃衍地太
息未營田以為畱心民瘼若欲問西北水利者
然亦詩人之空言耳不足道也

礪巖吐納風流談諧絕俗每當彥會一座盡傾
最賞予襍飲詩云幽懷盪急觴又云日萼浮遠

樹風信轉崇蘭西城別墅詩云遠眺萬象生雲
煙變昏旦予因之有會於心詩學夏進坐盡酌
會公評予詩云春風隨杖履佳氣滿亭臺似孟
襄陽寒塘秋色老古渡夕陽明似劉文房烏夜
啼登太白酒樓采石磯全似李供奉東軒遣興
近陶秋夜坐月似王龍標行路難似鮑參軍簡
山啓在龍標蘇州閒古意感遇在陳思步兵閒
月夜作在韋柳閒歲暮咏懷居然選體十九首
之佳以無可著圈點也范忠貞碑文歌似昌黎
將入都寄訪濂在韓孟閒

山濤評予詩云高閣雨來春入暝大江潮落夜
生寒是盛唐格調俗閱書編容易盡旁觀碁局
最難平是中唐佳境幽居閉戶直逼右丞仲秋
舟中絕類襄陽歲暮咏懷可以上希大阮下顏
子昂鳳凰篇大得風人比興之體明月篇規畫
初唐故是盧駱一流遊獵篇雲滴波詭洋洋大
觀是唐人傑作題黃山圖壯闊中復饒沈細亦
似昌黎又如燕子飛來堂自在桃筍落太水空
流古渡園林煙漠漠遙邨漁火水茫茫到來遠
客常慵答看過新書每健忘愁來似寢誰能喚

介學答諸卷三
病起如醒未易醒倚盡柁樓人不見滿天風雨
過滄州曉日欲含千樹動涼風時送片颿開交
友少應敦信易受恩多恐立朝難蟬依古桺吟
風葉魚戲新荷淅雨絲藜藿鼎鍾同一飽人間
狼籍五侯鯖清尊自對孤鐙酌濁茗常畱宿火
儲世閒不少盧生寢熟盡黃梁那得醒夕陽影
動人歸院殘夜秋淡月滿樓山勢重重環北地
江流滾滾鎖南朝麗譙聲斷西風緊十里湖光
月自明乍卷蒲帆到邨岸夕陽無數亂鴉嗥滄
浪煙水真無賴不長蓴絲長桺絲簾坐永晝爐

煙合窗送斜陽樹影分雪淨上林風乍暝雲開
僊掌露初融思作熱官真爛熟笑佗傳舍閱人
多一片夕陽坐倒景參差樓閣晚風前莓苔護
幽色林木發清響守靜息外營葆光全內美夏
衣知絮薄約帶覺圍寬雁飛千里急砧響萬家
寒地曠涼風入林疏細雨來君親恩未報一飯
亦淡思鳥闕油幕語筭入膽餅香俱拈出淡賞
以爲警句

南昉謂十載祇聯三益友一官同繫百季身貧
居未得心齋益樸學難求戰勝肥利名不入安

禪室詩酒終輸晏坐人
浴籬小摘蔬為膳仰樹
平添葉作薪每懷濠濮之閒
想直作羲皇以上
人偕問幾人能百歲何妨
令我不三公雲臺不
畫坐綸客棗里曾麾餽肉
人以為不減放翁又
閑知筆墨還多事老覺雲
山倍有情舒成見之
不勝擊節

戴山謬許予詩以為必傳
摘集中佳句五言如
季魯云風吹沂水綠日照
杏壇紅幽居云暮鐘
催月上歸鳥帶煙飛仲秋
舟中云百季隨物變
萬象入秋閑感物云歲月
頻寒暑風塵自古今

候牖云寒煙隨樹出細浪
抱邨流南園云紅入
邨邊廟青歸郭外山送人
禮塔云風塵雙艸屨
雲水一軍持煙雨樓云無
邊芳樹綠不盡夕陽
紅閉門云獨處思良友清
宵寢古人邨居云松
筠高士宅桑柘壑人鄉七
言如蚤發云十里塵
沙和雪擁四山木葉點霜
飛舟中云風吹曠壑
雲坐岸日落長湖水拍天
莫釐峰云遠艇陵波
如燕雀羣山出水似魚龍
謁陵云海隅日出陳
干羽朔漠風高卷旆旌壑
曠燎柴春燒盡天空
刁斗夜寒聞西湖云鸞鳥
有時能笑語亭臺何

處不風流秋江云風迴遠樹千重綠日落長天
萬點紅北軒云閑送雲飛知物態默看艸長見
天心南園云壅田千頃黍苗雨谿水一灣楊柳
風答友云茗盃藥鑪爲宦況筆牀墨沼是君恩
風月云明月嬋娟如好女清風颯爽似高人鄉
心云七尺軀爲青紫檀三間屋似燕鷺巢南邨
云曲徑閑行馴鳥雀小亭遠眺納乾坤午日云
梁燕有情飛復止林鳩無語去還來新晴櫪步
云魚遊水際波生態鳥入林閒葉作聲偶作云
處世羞看金躍冶養生笑指火傳薪酒後云詩

成尚恐人還愛酒到偏憐我獨狂小疾云書傳
相外猶能答客到門前定欲辭署門客歡迎醫
慣倒橐錢空買藥頻書歎云豈有徵書來桌里
久無尺素到平津自遣云老境愛看鸞正發貧
家貧見燕常來書感云貧覺世情青眼少老知
交態白頭新漫興云閉門不礙青山入隱几頻
移白日過與南昫云緇塵不染衣還縈白首相
於眼倍青燕子磯云登高遠望渾無際一派長
江似白雲歸院云獨夜幾回清寢覺空庭槐影
月明時入署遇雨云輕雷隱隱雨初起滿院綠

介學答言卷三
陰聞馬嘶咏古云漫說矯情能鎮物風流誰識
謝東山俱堪不朽兒孫輩俱欲作詩拈出示之
非自詡也
予在京與同季同館詩酒相聚甚得切磋之益
歸里後離羣索居不勝有感曾作鵲橋僊詞云
退朝歸院唵詩飲酒同館季季歡聚青門一別
最相思空日斷暮雲春樹昨宵寢裏畱連話舊
猶是當時情緒玉堂天上故人多誰念我霜髭
如許此調蓋仿稼軒作稼軒云酒從一半取封
侯獨公作江邊漁父良可感也又劉後邨云同

時校尉俱封拜誰伴將軍獵灞陵亦同此感
杜茶邨濬云諸妙皆生於活諸響皆出於老子
詩開合頓挫機神靈動處較之時賢竊有微長
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
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予晚季不多
作詩者以此又元遺山云老來畱得詩千首卻
被何人較短長念之不勝慨然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
惟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近報又已公國不知
所坐何事只恐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

好官也白樂天云不教才屢休明代爲罰詩爭造化功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亦是此意予窮久矣而詩仍不工負負無可言者然欲因噎廢食終不能也

曹子建云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才如子建尚且如此况其侔乎范文正作嚴先生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時李泰伯在座請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可見大學問人未有不虛心者也近校午亭相國文編知夫子虛心更有過於文正者不勝歎服特識之

以教學者

周慜王問薛千仞曰詩與制義孰佳薛曰詩能窮人制義能富貴人敢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戲言亦可勉人習舉業也習舉業以求聖學原自一路但患妨功與奪志耳馮少墟亦云只須轉念不須易業也

歐公曰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文字皆然坡公曰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下挽得數萬鈞起方可以言文字又言頃歲孫莘老識歐陽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曰無佗術惟勤

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
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
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
告人故尤有味竊謂作舉業者亦當如是書此
以示後人

介峰劄記卷四
長洲尤珍謹庸誤
春秋以前作者之事備矣雖有聖人但述而不
作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矣雖有志士當誦而
不述予方誦之不暇述云乎哉

介峰劄記卷四
長洲尤珍謹庸誤
春秋以前作者之事備矣雖有聖人但述而不
作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矣雖有志士當誦而
不述予方誦之不暇述云乎哉
宋儒云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學者必淡知
灼見身體力行而後可以立言非可苟而已
人謂孔子言語不露鋒鋷然如斗筭竊位居蔡
要君色厲鄙夫等語何嘗不露鋒鋷也
思與學不可偏廢

人不可以無所執持若執滯不通之執非執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不亮於物也
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恰說著了一箇漢高
祖彼秦項皆嗜殺者也以立言非何故也
曹交原是有意思的人觀人皆可以爲堯舜之
問可見食粟而已當作感厲奮激之辭謂形體
猶聖之形體但悠悠忽忽不能進道以此爲患
耳孟子將一爲字勉之所謂當下指點也而不
有一言而可盡天地之理者乎其易乎有一言
而可盡易之理者乎其生乎生生之謂易

國風多婦人女子之詩中間亦有賢人君子擬
託而爲之如唐人多擬作古別離長相思太婦
辭以寓不得於君之意皆溫柔敦厚可以風也
夫豈概出於閨秀之筆哉清江敖英云有是風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二語是謹言要訣
阮光祿裕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二語
卻寫出有道者氣象無爲以士寧爲何人無爲
程子曰做官奪人志又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
惟患奪志此志卽孔子十五志學之志也
顧涇陽曰好名一念上之有礙於天理是故在

善中爲惡下之有礙於人欲是故在惡中爲善此卽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之說也

王少湖先生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汪鈍翁曰寧爲學究無爲名士寧爲畸人無爲鄉愿

唐人詩云白日不西落紅塵應更淡予謂人若不老死營營竟安極亦思鼎鼎百季光陰易過何所愛而爲惡何所畏而不爲善乎究之爲惡者每至凶短折爲善者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吾見亦多矣孰謂天道不可信耶何太何從尚

其鑒諸
晚景衰頽應酬都廢實以未聞道爲恨非敢以不出山爲高也

揚子雲云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其如不用何予謂國家若以詞賦取士則王楊盧駱必登上第若以書法衡才則歐虞褚薛必獲殊榮房杜姚宋輩遠謝不及矣得一才一藝之幸而失天下士奚可哉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武侯語也可爲萬

世相天下者之汰矣。○乾之初九九二俱曰龍
德武侯殆有龍德者乎。黃忠益齋有忠齋文
為守令者堂上可懸一扁曰視民如傷堂中可
書一聯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又吳郡一
無子立嗣是古先聖王存亡繼絕之義亦是矜
孤恤寡之心。今人立嗣不過為產業耳。按律文
所載云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又云
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或擇
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
宗族指以次序告爭與官司受理若義男女壻

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為依倚不許繼子
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酌分給財產若無子
之人家貧聽其賣產自贍嗚呼何其仁之至義
之盡也。今有全不體此意不論恩情但論財賄
甚有無子之人尚在而羣從輒瓜分其產者或
有本生父母與嗣子用計而強奪寡婦之產者
肆人欲而滅天理真不仁之甚矣。非得賢明官
長孰為救正。以大興土木為最前寺工於並興
皇祐二季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
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

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
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
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竝興
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宴然
萬曆時吾蘇大荒當事以歲儉禁遊船富家率
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
通時務者類如此蓋凡出遊者必其力足以遊
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
勸富家以儉嗇而不恤窮民之貧困爲政之道
應如是乎

予嘗謂讀文之法宜緩讀又宜急讀緩讀者涵
泳其意味急讀者挹取其機神潘克軒先生擊
節賞其言

爲學工夫務須簡約如讀古文看通鑑皆然後
來以漸擴充可也資質力量不可勉強與其汎
涉而無功不若專精而有益蓋幼學以明書旨
通文義爲要緊願告館師之訓吾後人者
人所常道者我偏不道我之所道者恰如人人
之所欲道此爲天下之至文亦爲今日必遇之
文

聖人之道本無高下則文亦無高下之分曰惟其是而已此爲天下之至文亦無今日必與之東坡策語云無必得之術而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吾輩應舉者正復如是惟盡人以合天卽是聖賢安命之學耳辭而不言蓋於學以明書旨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吾今所遭偃蹇且做一箇處默的人杜門讀書不妄交遊亦不輕說話二六時中行止坐臥融融然自有真樂卽此便可到聖賢地位至出語之期亦聽之於天耳豈所敢望哉已上六則論舉業

陶詩餐勝如歸聆善若始蓋名勝之地誰不欣尋然寄趣於是耳有能託宿如歸者乎善之始聞孰不知慕然轉念卽怠有能終身常若始聞者乎二語非詩人所能道不論海內也海內之管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卽終身無復合理惟詩亦然詩音詩自是文章無時當以野風從弟少逸贈詩云介節看青竹幽懷想白雲可謂知我三俞曰俞楚俞意俞報三音野而指文今人作詩擬仿唐人者曰李杜曰王孟體格風調必欲似之至作古文而擬仿八家者輒用相

訾誓何也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衛又
 詩家有三偷曰偷勢偷意偷辭三者得而詩文
 之能事畢矣
 黃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
 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顧寧人炎武曰辭主乎達不論繁簡也繁簡之
 論興而文亾矣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
 人有一妻一妾有饋生魚於鄭子產此二處必

須重疊而情事乃盡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必曰
 其妻疑而矚之於子產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
 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當日進新
 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
 書之病正坐在此
 又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中即見
 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
 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鎔傳
 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
 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

者鮮矣惟班孟堅閒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
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
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
史公之法者矣公論之平平書亦難左語王
又曰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
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
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其文俱俗亦書禮與
寧都魏善伯曰文有宜簡者孟子河東凶亦然
是也有不宜簡者今王鼓樂於此先生以利說
秦楚之王是也鼓樂者憂喜不同情說秦楚者

義利不同效情相比而苦樂著效相較而利害
明兩軍相遇將卒各鬪也移民移粟述事而已
事止語畢復則無味也又有宜簡而不得不詳
者如舜典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
月朔典例所存四時四方不可偏廢也禮制皆
同不煩重敘而約之曰如岱禮變之曰如初又
變之曰如西禮委宛屈軼斐然成章也

魏冰叔曰吾輩生古人後當為古人子孫不可
為古人奴婢蓋為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
為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王古人六經

魏伯子曰古人嘗有不通處正古人大通處如
孟子謂孟施舍似曾子朱子註白駒詩嘉客猶
逍遙也之類予謂大學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
語譬喻亦近俚委武風痺斐然文章也
侯官陳寢璧云秦穆公謂蹇叔曰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木拱矣當是蹇叔已踰中壽故謂使女
僅得中壽則沒已多季墓木當拱甚言其老不
知事也林注未得解又言宜簡而不詳
燭之武退秦師語凡五折總以利不利聳動秦
繆實戰國說士鼻祖春秋辭命多據義理參以

利害如燭之武止言利害不及義理豈以西戎
惟知利耶其中越國以鄙遠一語最為切實繆
公罷兵以此後來何忽忘之而聽杞子違蹇叔
左傳敘事閒用君子曰結之馬班論贊仿此然
皆不過數語惟躋祀僖公及黑肱以濫來奔二
傳作大篇文字援擬他經淋漓生色為全書中
僅見大約左傳前半部藻麗中尚存簡質至後
半部則新奇排蕩不可方物筆愈酣暢矣公新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篇敘事閒忽然論斷數
語感慨數語文最奇橫屈原傳全祖此即全部

史記多從戰國策化出但策未免稠濁而記則雅潔東漢蘇秦說張儀對蘇秦於車間必然語確建唐中葉之難雖由楊妃女寵然非明皇傾心祿山以蕃將代漢將使其精兵偏重釁安從始所以傾心祿山者則原於貪功一念贖武開邊之故老杜前後出塞詩曰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曰殺人亦有限立國先自強曰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曰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而以主將位益崇氣驕陵上都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亂之十四首中頭緒井然謂之詩史良不

誣也 魯國之汰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敢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觀此則知矯情者之非而通乎人情者之得也又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

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此與拯溺事相類入信笠翁論古曰程嬰杵臼二人之死皆以下報宣孟程嬰之死於後猶杵臼之死於前死則功成否則事敗皆萬無可生之理也蓋趙孤之真偽惟嬰與杵臼二人知之杵臼既死無可證者晉侯雖從韓厥之言憫宣孟之忠而立其後蓋觸於一言之義而感於一念之仁耳能保事定之後不有起而議之者乎我於敵勢方張之日既可謬執假孤爲真則人於趙宗既覆之餘何難

共指真孤爲假若謂取他人之血嗣冒貴族之宗祧寃則寃矣其罪猶可言也儻以仗義之高踪認爲居奇之鄙行則今日之程嬰不幾爲他日之呂不韋乎萬全晉侯惑於人言而下問罪之詔則嬰欲不死其可得乎嬰死而趙氏既立之孤其能晏然無恙乎與其死於羣疑旣集之後無寧死於流言未播之初且使晉國君臣交相謂曰嬰冒萬死以延如綫之脈而始終不有其身宣孟之德足以感人也若此有不共保其子孫而使之相延於勿替乎此嬰當日之苦心

從未經人剖出者也其論與予合予詩云趙孤
既立程嬰死下報公孫亦可哀若在當時蒙厚
賞疑居奇貨匿提孩與汝蘇之祖而然不有
呂東萊曰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
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耶蓋平督師
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趙立
刺客曹沫成而身全荆軻豫讓不成而身死其
為國為主誠無愧聶政為人報私仇風斯下矣
若專諸為人弑君儕之曹荆殊非等倫蓋之高
商君曰不聽子用臣豈聽子殺臣此乃一時辯

給之言非其本意蓋公叔座以商君為有用之
人用之為大利不用即為大患所以勸之用也
非真欲殺之也觀先君後臣之言可見乃梁王
以為用之無益殺之無謂視其人為不足重輕
者故置而弗問商君料之熟矣曹不預地能論
東坡范增論不無可議蓋宋義有可殺之罪羽
雖擅殺之而有大功增力不能殺羽猶然懷王
臣也豈可舍君而公哉至羽弑義帝後增宜翻
然歸漢矢不共戴天之仇如此猶可與荀文若
事相類若於殺宋義時責其公恐范增未必心

服
約法三章約之爲言節也秦法繁多沛公悉除
去之節之而爲三章耳非相約也及觀孝惠四
季除挾書律孝文元季除收孥相坐律其二季
除誹謗妖言法豈非始之所除而定律者更入
之乎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於蕭暫不能無遺議
焉

四皓之真僞論者紛紛惟張時徹之說爲善其
言曰四皓旣屑食茹芝終其身無他慕豈愛此
區區金玉者乎旣不爲高帝出又復爲太子出

乎且辭漢之後亦旣散而之四方矣何自一旦
而集建成侯所乎惠帝旣立四人者固佐命元
勲也何絕不見其名跡乎良蓋知高帝傾慕四
人假偉衣冠善儀狀者稱說姓名以售秘計耳
帝豈不知太子必不可易呂后必不可廢特不
忍于戚姬之愛故亦假四皓以沮戚姬奚暇問
其真僞哉凡此皆譎以濟事而不由乎正者也
清江敖英謂四皓定漢儲事其從太子遊者非
真四皓也或者子房中高帝之所慕嗾民間四
老人假名爲之夫當秦之強四皓鴻冥所養可

知矣其言語必忠厚惻怛紆徐和婉自能動人
 主之聽豈有一見之頃直指高皇輕士善罵之
 失又曰太子仁孝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
 者戇甚矣豈有德者之言哉夫高皇輕士善罵
 固矣若子房陸賈之流亦嘗輕罵之乎况高皇
 自言求公不得矣謂之輕士善罵不可也夫太
 子高皇之子也父為天子而天下欲為太子死
 死欲何為哉無乃以父子為兩家而敵國相視
 乎故曰從太子遊者非真四皓也不然四皓亦
 戰國策士之流耳予有詩云漢祖曾知四皓名

未能招致甯忘情更疑調護無多日漫道當季
 羽翼成蓋亦疑之也

張釋之論秦敝也曰其敝從文具亾惻隱之實
 蘇子特為著論此真古今通病也程子曰必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泐度或問貞
 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
 安在正是此意

韓非作說難而見賊於李斯鼂錯多術數而見
 賊於袁盎康節詩云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
 炭到胸中每諷其言為之三歎

袁盎初毀絳侯非社稷臣既而絳侯繫請室盎獨明其無罪以故得釋若以初時之毀爲異日營救地未始非轉移人主之妙術恐盎勃未必出此或者盎以絳侯得君恐其見毀故爲先發制人之舉如袁種教盎辱趙談故智亦未可知觀後日絳灌之毀賈生可見絳侯雖厚重安知其不嫉忌袁盎乎不然絳侯居擁立之後莫非疑地盎無端而以一言導人主之隙亦刻薄矣哉

尹賞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賊愼毋然吾誦其言而不禁喟然歎也嗟乎今人之所以好爲殘酷者特欲自見其才能耳以他人之性命博自己之功名究之功名有限而身家蚤受其禍子孫亦罹其殃天道神明殺人者正所以自殺也又路溫舒有言自安之道在人之死酷吏之風亦上有以驅之也有天下國家者尚其味斯言哉

班掾之傳酷吏也曰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

上下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又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其別立傳也曰張湯杜周竝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是班固竝未嘗因湯周子孫貴盛而沒其酷吏之名也特傳張湯欲附載安世延壽等傳杜周欲載附延季緩欽等故別立一大傳耳與外戚別立元后傳同例而劉安世謂固傳酷吏獨恕杜張且謂因張而貸杜如子產立公孫洩之意馬永卿又謂史公之意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掾之意教後世人臣之孝恐掾之意未必如此

不湖士

馮奉世之破莎車也蕭望之以爲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夸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後甘延壽陳湯之誅郅支也匡衡亦據望之前議以爲擅興師矯制奉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夸爲國招難漸不可開二公之論極正甚得大臣之體故備錄之若云矯制有功宜賞萬一喪師辱國將何法以誅之兵凶戰危豈

可輕動如汲黯開倉發粟斯矯制之善者耳豈
淮陰召辱胯下少季官以中尉而李廣殺灞陵
尉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博陸侯當國其時宰相如田千秋王訢楊敞蔡
義之徒皆取充位碌碌無所短長議者或言置
相不選賢第用可顯制者光弗之聽也霍光喜
專權故宜有此史雖譏其不學無術而此智卻
為後世權相所祖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繁阿附石顯及顯徒
為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

王尊於是劾奏衡譚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
卒免不治從來阿附邪黨者至邪黨之敗必首
攻之以為卸罪計非衡譚之反覆乃衡譚之巧
滑也王尊之劾奏可謂知其心矣
匡衡為石顯所引故日食地震不敢歸咎宦官
薛宣為王鳳所薦故陰陽不和不敢歸咎權戚
君子重始進豈不信哉
杜欽既不仕矣而惓惓為王氏謀何哉
嚴子陵不臣光武有傲睨不屑之意淮陰羞與
噲等伍子陵肯與侯霸等伍耶但以同學故人

爲天子可謂千載奇逢而乃不能成魚水之歡
得志行道亦可傷已耕山釣水八十壽終可不
謂之樂天知命者乎若許由不受天下之讓蓋
以堯際中天之會與上古殊相時度勢須得舜
禹繼之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由始羲
皇止人乎堯不必待由而治由必不以堯之治
爲治既有堯可無由由其舍旃可也箕山潁水
千古高風尚論之餘欣慨交集

孟德一世奸雄臨死必不作衰颯之言乞憐之
態分香賣履等語恐未必真盡信書不如無書
也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名原獨
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
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雖衰世之言然自是潛
身遠害之道不可不知張安世謂其兄賀曰少
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其意略同又景帝爲太
子時召石慶飲酒石慶不往亦是此意

劉真長王仲祖共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
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克虛何苦
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真長可謂狷介

矣是亦有守之士也何與於絲真身何謂此
王仲祖稱殷淵源云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旨哉言乎蘇子賈誼論云非才之難所以自用
者實難亦是此意不亦長也
桓宣武入蜀有老吏季一百七十歲曾供事武
侯者詢之云諸葛公以何為長吏對以未見所
長但每事妥當耳旨哉斯言人能每事妥當即
聖人亦不過此問之彌答曰吾聞國武不事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予觀三顧艸
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

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
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正與
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
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是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以番將代漢將明皇是喜邊功也李林甫則欲
杜節度使入相之路也只患失一念誤國家而
不恤鄙夫之可恨如此蘇子瞻云李斯憂蒙恬
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
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

乃至於喪邦痛哉其言之矣
館師京江張公丁艱歸貽書訓諸吉士云當讀
有用之書交有益之友此二語可終身誦之入
相後偶語及閣中事謂予曰汝侗季到此地位
方知予有愧色先生曰此乃分內事亦意中事
其屬望後進如此

案頭不可無積德書所以培一生之元氣不可
無養生書所以培一身之元氣

介峰劄記卷四



